

左 撇 子

列斯柯夫著



## 目 次

- 左撇子(張鉄弦譯).....7  
巧妙的理发师(王金陵譯) .....66

# 左撇子

(关于图拉城斜眼的左撇子和鋼跳蚤的故事)

## 第一章

俄皇亚历山大·巴夫洛維奇开完了維也納會議<sup>①</sup>之后,他很想在欧洲游历一番,到各国去看看稀奇美妙的东西。他到过了所有的国家,由于他秉性溫和,到处和各种各样的人毫无拘束地談話,人們总用某一种东西使他惊奇,并想說服他,但是,他手下那个頓河的哥薩克普拉托夫<sup>②</sup>,总是慫恿皇帝回国,因为他不喜欢这种崇拜別人的趋向,同时也惦念着自己的家务。只要普拉托夫一发现,皇帝对某一种外国东西非常感兴趣,而随臣們却

---

① 拿破崙帝国崩溃后,1814—1815年召开的一个會議。

② 普拉托夫伯爵,頓河哥薩克軍的长官,1812—1815年与拿破崙作战中的著名英雄。

都默不作声的时候，那末，普拉托夫立刻就会說：“其实，我們自己国里的也不差，”然后把話題扯到別处去。

英国人知道了这一点，在俄皇到来的时候，他們使出了各种詭計，想用外国的东西迷住他，使他忘却俄国的一切，并且在許多場合中，特別是盛大的集会上，普拉托夫說不好法国話的时候，他們的計策就得逞了。普拉托夫对于講好法国話不感什么兴趣，因为他是个有妻子的人，認為用法国話交談是小事情，不值得去費心思。当英国人邀請皇帝去參觀他們的那些兵器庫，兵器工厂和鋸木厂，为了显示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比我們优越，而以此夸耀的时候，普拉托夫心里想：

“好吧，这已經够啦。現在我还可以忍耐，往后可就不行了。不管我会不会講法国話，我决不出卖自己人。”

他刚对自己說了这几句話，皇帝就对他說：

“好吧，明天我和你<sup>們</sup>去參觀他們的兵器陈列館。只要你看到了那儿的一些精美东西，那末，你就不会再爭論。我們俄罗斯人，真是样样不

成啊。”

普拉托夫对皇帝什么也没有回答，只是把自己樺树皮似的鼻子縮在破旧的外套里，当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以后，叫弁兵从地窖里拿出一瓶高加索基茲利雅尔城制造的伏特加酒，喝上一大杯，向旅行用的折迭式圣象作了祷告，盖上那件外套，接着就鼾声大作，簡直使整幢房子里的英国人都不能安睡。

他想——清晨所打的主意要比夜晚来得高明。

## 第二章

第二天皇帝和普拉托夫去參觀兵器陈列館。皇帝随身沒有带其他的俄罗斯人，因为只給了他一輛双座馬車。

他們走进一座非常高大的建筑物里——大門大得难以形容，走廊沒有个完，房間一个接一个，最后，在一間主要的大厅里悬着各种各样的巨大吊灯，在当中，天棚的华盖底下供着一尊阿波

罗<sup>①</sup>象。

皇帝打量着普拉托夫，看看他是否十分惊讶，他在望什么。然而普拉托夫却垂着眼睛走路，只是卷弄着自己的一圈一圈的胡须，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似的。

英国人立刻拿出各种新奇的东西给他们看，并且讲解哪些物品是专为军事目的使用的：海军用的风雨表，步兵用的驼毛的风帽，骑兵用的涂着树胶的雨衣。皇帝很喜欢看这些东西，他觉得这些玩艺儿都非常好，而普拉托夫保持着自己的看法，对他来说，这都算不了什么。

皇帝说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——你为什么无动于衷？难道这里就没有一点使你感到惊奇的东西？”

普拉托夫回答说：

“我在这儿只感到一点惊奇，顿河上我那些好汉们没有这些玩艺儿也能打仗，并且把拿破崙的军队给赶跑了。”

---

①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。

皇帝說：

“这真是狂妄。”

普拉托夫回答說：

“我不知道，这应当算做什么，但是我不敢爭辯，我应当不作声。”

英国人听见皇帝和普拉托夫的这一番話，他們接着就把他引到阿波罗的巨象跟前，从阿波罗的一只手里拿下来一支“莫諦麦”式长枪，从另外一只手里拿下一支短枪。

“看吧，”英国人說，“我們的出品有多么好，”于是把长枪递过去。

皇帝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支莫諦麦式长枪，因为他在自己的皇村<sup>●</sup>里有这样的枪。后来，他們递給他那支短枪，并且說：

“这支短枪的造法沒有人知道，而且无法模仿，这是我們一位海軍大将在卡拉布里亚<sup>●</sup>，从一个强盗头目的腰带上拔下来的。”

---

● 皇村在彼得堡的郊外。

● 卡拉布里亚是意大利西南部的一个半島。

皇帝望了望这支短枪，心里喜爱极了。

他赞叹不止。

“啊，啊，啊，”皇帝说，“怎么能造得这样……怎么能够造得这么精巧！”于是他向普拉托夫转过身去，用俄国话说：“如果在俄罗斯，我有这样的一个工匠，那末，我将会感到非常幸福和骄傲，我要使这个工匠立刻成为高贵的人。

普拉托夫一面听着这些话，一面把右手伸到自己的宽大的裤袋里，掏出了一个枪械的扭旋器。英国人都说：“这是不能扭开的，”然而他不理睬，仍旧挖弄那个门机。扭了一下，又扭了第二下，门机就拿下来了。普拉托夫把引发机指给皇帝看，恰好就在弯曲部分，刻着一行俄国字：“图拉城伊凡·莫斯科文造。”

英国人大为惊楞，并且互相碰着臂肘说：

“嗨，唉，我们可输啦！”

这时皇帝闷闷不乐地向普拉托夫说：

“你何必使他们这样难堪，现在我非常可怜他们。我们走吧。”

他们又乘着那辆双座马车走了，当天皇帝去



参加舞会，而普拉托夫呢，他又喝上一大杯基兹利亚尔的伏特加酒，随后就象个哥萨克似的呼呼大睡起来。

他感到很高兴，因为他给了英国人一个难堪，而使图拉城的工匠露了脸，但是还有一点遗憾：皇帝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何必可怜英国人啊！

“皇帝为什么老觉得不痛快？”普拉托夫想道，“我真不明白！”想到这里，他从床上爬起来了两次，划了十字，喝了伏特加酒，这才勉强睡熟。

而英国人这时也没有睡着，因为他们还在翻来复去。正当皇帝在舞会上玩得高兴的时候，他们给他布置了一种新奇的玩艺儿，这是普拉托夫完全梦想不到的。

### 第三章

第二天，当普拉托夫向皇帝问候晨安的时候，皇帝对他說：

“让他们馬上备好双座馬車，我們一同去參觀新的陈列館。”

普拉托夫这次却敢于回話了，他說，莫非外国的东西还没看够嗎，最好还是准备回俄国去吧，可是皇帝說：

“不，我还想看看其他的新奇东西：他們向我夸耀过，他們在制造头等砂糖。”

他們便乘車去了。

英国人把他們各种头等的糖全都拿給皇帝看，普拉托夫看着看着，忽然說道：

“請把您們工厂出的‘莫尔沃’砂糖給我們看看吧！”

英国人不知道“莫尔沃”是一种什么东西。他們一再低声說着这个字，一再眨着眼睛，互相念叨着：“莫尔沃，莫尔沃”，但仍然不明白我們熬的是一种什么糖，应当承認他們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糖，却没有“莫尔沃”。

普拉托夫說：

“那末，这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啦。請到我們那儿去吧，我們請你們喝杯茶，尝一尝鮑布林斯基工厂制造的真正‘莫尔沃’糖吧。”

皇帝拉了拉他的袖子，輕輕地說：

“請不要破坏我的政治。”

随后，英国人請皇帝參觀最后一个陈列館，那儿搜集了世界上的各种矿石和織毛虫，——从最大的埃及金字塔起，直到肉眼看不見的、藏在皮下、却在皮肉之間咬人的跳蚤。

皇帝乘車去了。

他們观看了金字塔和各种标本模型便走了出来，这时普拉托夫心里想：

“啊，謝天謝地，一切都順利，皇帝对任何东西都沒感到惊奇。”

可是他們刚走进最后一間陈列室，那儿已經站着几个英国工人，他們穿着坎肩儿式的工作服，围着围裙，手上托着一个托盘，托盘里什么也沒有。

皇帝立刻驚訝起来，怎么竟給他递过来一个空盘子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皇帝問。而英国的工匠們回答說：

“这是我們獻給陛下的微薄礼物。”

“这是什么呀？”

“啊，”工匠們說，“請您看看，这里不是有一点儿尘屑嗎？”

皇帝望了一下，果然看見在銀托盤上有非常微小的一点尘屑。

工人們說：

“請您把指头蘸上些唾液，把它拿到手掌上来吧。”

“这点尘屑对我有什么用处啊？”

“这不是尘屑，是纖毛虫。”工人們回答。

“活的嗎？”

“完全不是，”工人們答道，“不是活的，而是我們用英国純鋼煅成的一个跳蚤，里边有机关和彈簧。請您用鑰匙扭一扭：它馬上就会跳起舞来。”

皇帝很欣賞这件东西，便問道：

“鑰匙在哪儿？”

英国人說：

“鑰匙就放在您的眼前。”

皇帝說，“我怎么看不見呢？”

“因为这需要用显微镜看。”他們回答。

皇帝拿起了遞給他的显微镜，看見托盤上跳

蚤旁边果然有一把小鑰匙。

“請您把它拿起來吧，”工人們說，“它肚子上有個發條孔，您用鑰匙在那里轉七下，那末，它就開始跳舞啦。”

皇帝費了好大的勁才拿起這把小鑰匙，好不容易把它捏在三個指頭上，用另外一隻手的三個指頭捏住了小跳蚤；他剛剛插進了鑰匙，就覺得它的觸角在動，接着它的小爪也開始搔爬，最後忽然跳了起來，先就地直跳一下，又向兩邊各跳一下，這樣交換了三次，於是跳了整整一個組舞。

皇帝立刻吩咐給英國人一百萬塊錢，他們願意要什麼樣的錢都行，——想要銀幣也可以，想要些小的鈔票也可以。

英國人請求付給他們銀幣，因為他們不了解紙幣的好處；然而他們立刻又要了一個花招兒：他們獻出了跳蚤，但是裝它的套子沒有給拿來；如果沒有套子，跳蚤也罷，鑰匙也罷，都保存不了，因為這很容易遺失，很可能把它們當做坐屑丟出去。他們裝跳蚤的套子是一個整塊的，磨成胡桃形的鑽石——在中間給它琢了一個凹坑。他們沒有把

这东西拿米，因为这个套子，听说是官家的，而他们对官家的东西很严格，即使是对皇帝——也不能奉送。

普拉托夫非常生气，于是就說：

“这簡直是騙局！献了礼物并且得到了一百万，但还嫌不够！套子，”他說：“总是随着每件东西的呀。”

但是皇帝說：

“請不要說啦，这不干你的事——不要破坏我的政治。他們有自己的規矩。”接着問道：“那个装跳蚤的胡桃要多少錢？”

英国人把这件东西定价为五千块。

俄皇亚历山大·巴夫洛維奇說：“付款吧，”說着便亲手把跳蚤連同鑰匙放进胡桃里，为了怕丢掉胡桃，又把它放进自己的金質烟盒里，他吩咐把烟盒放到他的旅行小箱里面，这个小箱整个是用珠母和魚骨鑲嵌的。皇帝彬彬有礼地向英国工匠們告辞，并且对他們說：

“你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工匠，我們那些工匠所做的东西赶不过你們。”

这番話很叫他們滿意，普拉托夫也沒有說什麼冲撞的話。他只是不言不語地，拿起那個顯微鏡來，放到自己的口袋里，因為“它是隨着這件東西的”，他心中想，“即使不算這個，你們也撈走我們許多錢啦。”

皇帝一直回到俄羅斯，才知道這件事。他們回國的時候走的很快，因為皇帝由於軍務繁忙得了一場憂郁症，他想要在塔干羅格城費托特<sup>①</sup>主教那兒作一次懺悔的禮拜。一路上，他和普拉托夫很少有過什麼暢快的談話，因為他們的想法完全不同：皇帝認為英國人在技藝方面是無與倫比的，而普拉托夫卻覺得，只要我們的人看見了什麼樣的东西，他們就都能够做出來，只不過缺少有益的学习罢了。皇帝覺得英國工匠在生活、學術和飲

---

① “費托特主教”並非凭空臆造的：俄皇亞歷山大·巴夫洛維奇逝世之前，在塔干羅格的神甫阿列克塞·費托多夫—契訶甫斯基處作過祈禱，之後，那神甫便自稱為“皇帝陛下的神甫”，並且總喜歡把這個純屬偶然的事情當眾夸耀。這個費托多夫—契訶甫斯基，顯然就是傳說中的“費托特主教”。——作者注。

食方面完全有另外一些規矩，他們每个人自己都有十全十美的条件，因此皇帝就有完全另外一种想法。

皇帝不愿意长時間地来听这些，而普拉托夫在每个驛站上都走下車来，并且由于煩悶而喝上一大杯伏特加酒，吃点醃羊肉，抽起自己那支樹根制成的，一下子就可以裝进一磅茹科夫牌烟草的大烟斗，然后再回到車上，同皇帝并肩坐着，一言不发。皇帝往这一面望着，普拉托夫却把长烟袋嘴儿伸出另一面窗外，在风中冒起烟来。他們就这样回到了彼得堡，但是皇帝到費托特主教那儿去，却没有带他。

“你对宗教方面的談話会使人受不了的，”皇帝說，“而且你烟抽得太厉害，我的脑袋都会給你的烟熏黑的。”

普拉托夫抱怨地留下来，于是回到家去，倒在他那张放着腰枕的沙发上，躺在那儿不断抽茹科夫牌烟草。



## 第四章

这个用英国青鋼制成的奇怪的跳蚤，一直藏在俄皇亚历山大·巴夫洛維奇的魚骨鑲嵌的小箱里，当他在塔干罗格臨終的时候，便把它交給費托特主教，托他等待皇后心境平复的时候，轉交給她。伊丽莎白·阿历克舍叶夫娜皇后看了看跳蚤的跳动，不禁笑了起来，但是她並沒有玩賞它。

“我現在居孀，”她說，“任何好玩的东西都不会动我的心，”她回到彼得堡以后，便把这件奇怪的东西，連同其他所有的珍宝都遺贈給新君主了。

俄皇尼古拉·巴夫洛維奇开头对跳蚤也沒有怎么注意，因为当他登极的时候，心神有些慌乱，但是后来，有一次他开始察看哥哥給他留下的小箱，从那儿取出一个烟盒，从烟盒里取出钻石胡桃，从胡桃里发现了一个鋼跳蚤，因为已經好久未曾上弦，所以它沒有动作，象死了似的安靜地待在那儿。

皇帝看了一看便驚訝起来。